



酒存岁月

■谭庆楠

夏雨滋润，青梅愈发肥硕，杨梅也从淡红变成了深紫色。此时正是泡果酒的好时节，我的散酒铺里来买白酒的顾客越来越多。

清晨，有个小姑娘提着一袋青梅走了进来，害羞地询问口感最柔的白酒。她说：“我去年给我爸泡的青梅酒太辣了，能不能给我介绍一款入口柔和一些的白酒？”小姑娘长得清秀，像大学生，看模样不怎么会喝白酒。我选了款白酒推荐给她，小姑娘拿小杯子尝了一小口，五官立马扭在了一起，然后伸出舌头说：“好辣！”我笑着说：“白酒都会有些度数，尝起来有点辣。你把青梅泡在里面，再加一点黄冰糖，酸甜味出来了，辣味就淡了。”

小姑娘点点头，说：“确实没有我去年买的白酒辣，帮我打十斤吧！”我开始帮小姑娘打酒，调侃地说：“你好孝顺哦，还会帮你爸泡青梅酒。很少有年轻人会想到这一点呢！”小姑娘没有说话，停顿了一会，小声说道：“以前都是我妈买白酒来泡的。后来我妈走了，我爸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就由我来负责泡青梅酒了。”我听了，瞬间觉得很抱歉，小姑娘又说：“幸好这个味道可以封存在酒里，我学着我妈的样子泡青梅酒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。”我正好打完十斤酒，小心翼翼地把酒递给她，像递过她的往事一样。小姑娘付钱时，我轻声说了句：“心里有爱就会觉得日子甜蜜蜜的。”她看着我笑了笑，然后和我道了别。

傍晚，我到附近水果店买了些杨梅，这是父亲最爱吃的水果。平时我都是独自一人在店里泡酒，但是这次我想和父母一起泡一坛杨梅酒。我想把初夏的味道封存起来，也想把亲情的味道封存起来。

回到家，父母见我泡杨梅酒，特别主动地配合着。因为我自从结婚之后，陪父母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他们虽然对我回家泡酒的行为感到诧异，却没有多说什么，脸上的笑容压也压不住。泡完酒之后，父亲挥毫写下“杨梅酒”三个字，这飘逸的字体，和我童年时背完书后他签下的“背”字一样潇洒。我把写好“杨梅酒”的纸条贴到酒坛上，转头对父母说：“以后你们每次喝这坛杨梅酒，就可以想起我啦！”父母听了，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

月明星稀的夜里，我躺在母亲为我铺好的床上发呆，心头涌起一种淡淡的伤感。由于年龄的差距，孩子和父母必然要面临离别。到时候思念要如何排解呢？那个小姑娘给了我启发。和父母一起泡一坛果酒，用白酒来封存味道，再用味道来唤醒记忆。

酒越陈越香，情越久越醇。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短暂，但是我和父母一起泡的杨梅酒，味道一定特别绵长。未来的某一天，酒会入喉，初尝微酸，回味却甜。



初夏五味

■董国宾

进入五月后，大自然气象变幻，其色彩一日更比一日浓稠了。似乎夏天的形状，也随之流动，继而膨胀起来。竹摇清影幽窗罩，杜鹃花开遍山雨，布谷声声夏令新，万顷麦香飘万家。这般生动的一幅幅图景，在夏天的门楣晃动出时令的鲜明特色。

宋代王安石《初夏即事》云：“石梁茅屋有弯碕，流水溅溅度两陂。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宋代陆游在《幽居初夏》中还说：“湖山胜处放翁家，槐柳阴中野径斜。水满有时观下鹭，草深无处不鸣蛙。”时令诗词的一点点一处处，用心读进去了，便切知初夏堪比明亮春色，同等鲜活的生命色彩和韵味自会喷薄而出。

初夏每次来到家乡，也都一一描摹出一幅幅美景图。娘在这初夏画意中，每年都照例动手去做初夏五色饭。这是家乡的习俗，寓意吉祥如意。

初夏，菜地青绿的豌豆成熟了，母亲收获回来，用作做五色饭原料。母亲还精心准备了香菇、胡萝卜、大米、瘦猪肉，一应俱全之后，便投入到初夏五色饭的操作之中。

母亲将胡萝卜、香菇切丁，瘦猪肉也切丁，用葱姜水浸泡去腥，切丁的瘦猪肉入锅迅速翻炒，放入胡萝卜丁和香菇丁，加入调料略炒盛出。接着，母亲淘米入锅蒸煮。米饭即将熟透，撒入绿珍珠似的洁净的豌豆。大米饭蒸好，盛入碗中，上面各加一层事先炒好的三色菜，初夏五色饭便做好了。

做法虽然简简单单，却是十分诱人的美味。这家乡初夏五色饭，在初夏熟透的豌豆是主角儿，绿亮亮，嫩鲜鲜，一粒粒浮于碗上唱响了农民的豪迈与喜气。白花花的米饭似乎甘愿做了配角儿，象征着农民的憨厚勤劳与踏实。色彩红艳的胡萝卜，给开门迎夏点亮了祥瑞与喜庆。香菇与鲜肉色调各异，托起家乡的多彩生活与祈愿。

在故乡，每年初夏来临，母亲总是施展巧手，将五色饭倾心做到精致，做到富有观赏性。五色饭的口品，自然是合口合心的美味了。淘米不糙、生火不烈的诀窍，一直盘踞在母亲的心思中。本为平淡无奇的农家饭，母亲硬生生做出特有的好味道来。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便懂得，吃出自母亲之手的初夏五色饭，要坐下来细品，一口一口慢慢咀嚼，狼吞虎咽当是丢了此饭的真味。

吃了五色饭，预示夏热在季节的轨道上甩开了膀子，大自然的心跳在一天滚一天的日子里加快了。故乡的父老乡亲，也迈开了脚步跟随。在老家门前等待成长的我，心中装满美好遐想，望向辽远的天空。

葚影情长

■马海霞

母亲在家门口开垦出半亩荒地。不知道何时哪只鸟儿的功劳，将一粒桑葚籽儿“种”在了我家地里。没几年工夫，桑树长大，挂满了个大味甜的桑葚。

我们一家人吃，低处的桑葚就足够，还能留给四邻采摘。至于树顶端的桑葚，则是鸟儿的食物，母亲说，树是鸟儿种下的，它们吃合情合理，所以，我家的小孩子不许用石头打鸟儿，让它们安心地吃去。

每天早上，我还躺在床上，早起的鸟儿已经赶来觅食了，鸟儿叽叽喳喳，把我从睡梦里吵醒。

我家桑葚好吃的名声也传得快。不久，有些不认识的人来我们地里摘桑葚。他们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采摘，都是赶在鸟来之前，悄悄地摘，悄悄地走，带走一袋大老紫。

即便他们悄无声息，母亲也发现了一早有人来过，因为地上落了一地的桑葚，有些桑树枝条也被扯得东倒西歪。

母亲决定次日一早逮住他们。母亲早晨四点多悄悄打开大门，果然“逮住”一个摘桑葚的妇人。那妇人终于摘够了从树上下来。落地时母亲上前搀扶了她一把，这一下把她吓得够呛。

“我家地里的桑葚，你可以白天来摘无妨。”母亲说。“我六点就上班，家里孩子喜欢吃桑葚，可桑葚太贵了，买不起，这不……”妇人话没说完，母亲便说：“我家有梯子，明日一早我把梯子放大门口，你来取。”

此后，母亲每天一早就将梯子放在大门口，谁来摘谁用。母亲说，任由他们摘去，低处的桑葚一个上午太阳就晒红了，够咱们吃的了。至于那些扯坏了的桑枝，母亲说，秋天时锯掉烧火，杈当剪枝了。

桑树越锯越旺，母亲甚是欣慰。但前年，邻居宋大爷生病，说他得病可能与我家地里的桑树有关。母亲碍于邻里情，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刨了这棵树。

没想到这棵桑树的树根扎得又深又远，比树干还有气势，一副成精的模样。两个哥哥又是锯又是刨，用了两天才将这棵桑树请了出来。

我看着心疼，母亲说：“心疼啥，只要宋大爷病能好，让我刨了这半亩菜园我也乐意。只是亏了那些鸟儿了，来年桑葚成熟时，不能让它们白跑一趟，在地里撒些米儿招待它们吧。”一个又一个桑葚成熟的时节，这些鸟儿来吃食也带来了阵阵鸟鸣，竟然和母亲“鸣”出了感情。人老了还有一颗童心。“葚”好，甚好。

